

中华民俗文丛

主编：刘锡诚

宋兆麟
马昌仪

花巫术

(20) 彭荣德 著

之谜

学苑出版社

K892
23
·19

95759

中华民俗文丛

花巫术之谜

彭荣德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巫术之谜/彭荣德著.-2 版.-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5.12
(中华民俗文丛/刘锡诚等主编)

ISBN 7-5077-1110-2

I. 花… II. 彭… III. 花-巫术-研究-中国 IV、B9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1015 号

中华民俗文丛

花巫术之谜

主 编: 刘锡诚 宋兆麟 马昌仪

作 者: 彭荣德

责任编辑: 徐建军 甄国宪

编 辑: 刘 涟

封面题字: 李兴洲

封面设计: 真 人

图片设计: 刘 涟

学苑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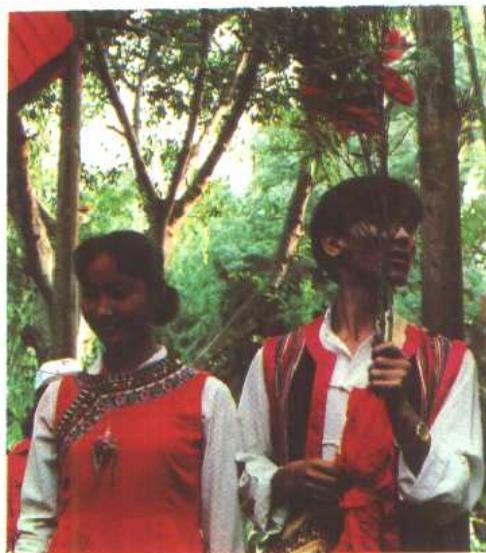
三河市邮电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7.13 印张 153 千字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0—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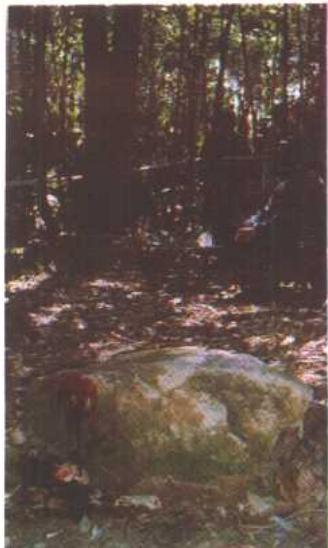
定价: 11.60 元



新娘的哥哥手上
拿的是“连莞竹”
(彭荣德摄)



鱼与花 (李湘兰摄)



纳西族民居上的“悬鱼”（伍晓全摄）

哈尼族“埃玛突”祭树神中的杀牲石（邓启耀摄）



插柴（吴正义摄）

背新娘

(吴正义摄)



新娘脚不沾地 (彭桦摄)





蛤蟆与娃娃
(彭荣德摄)



欢喜佛
(彭荣德摄)

《中华民俗文丛》总序

刘锡诚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民族组成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同样，中华文化也是由包括多民族文化在内而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组成的多元性文化。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学术界所有人都承认的。历来的统治者都习惯于用大一统的思想来看待中国，用中原文化来要求和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因而“胡”、“蛮”、“番”、“夷”一类带有贬义的词汇屡见于典籍，这些兄弟民族的文化的命运，也如同他们民族的命运一样长期受到排斥和压抑。在汉民族文化中间，也有两种文化，或者说两层文化。一种是上层文化，这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或习惯上说的传统文化，历来受到充分的重视。同时，在社会底层也还存在着根基十分深厚、源流十分久远、覆盖面十分广阔的民间文化，或者说下层文化、民族文化；这种文化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甚至还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制与冲击，又由于这种文化多半是以口头的方式流传和承袭，因而常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有学者还有另外的分类法，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层，即上层、中层和下层。所谓中层文化，系指市民文化；所谓下层文化，系指民俗乡土文化。其实，把中层文化归到下层文化或曰民间文化中也无不可。在广大社会成员中间滋生、保存和发展着的浩浩荡荡的民间—民俗文化，恰恰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根。当然，民间—民俗文

化也有着自己的局限，这些是应该得到恰如其分地分析、批判和扬弃的。但我们总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也泼掉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民间一民俗文化的深刻了解和充分重视，就谈不上发展完整而健全的民族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我国学术界兴起的国学研究，其致命的弱点，就是抱残守阙，固守尊孔读经的传统，既不接受西洋的进步的学术和文化思想，也没有以宽容的胸怀把当时已经出现的民间文化研究思潮摄入自己的怀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革命的。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先驱，以凌厉的锋芒批判旧传统，提倡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从而使中国文化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间文化的搜集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近十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中，主流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民间文化的研究虽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然形同两条道上的马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层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大量资料和成果，并没有被纳入到整个研究之中。虽然有一些年轻的学者把外国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移植进来，希望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民间一民俗文化的研究中间建立一个纽带，但这两股研究潮流似乎还没有得到理想的沟通和整合，相反，我们还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有些长期致力于正统文化研究的学者甚至仍然把一些超出传统的轨道而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者讥笑为不务正业或没有学问。现在，新的国学研究的浪潮已经重新涌起于华夏大地，这种自觉不自觉地排斥民间一民俗文化的状况似乎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时代的前进脚步是从不停息的，更不能倒退，民间一民俗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民间一民俗文化是一个永不

干涸的海洋，它博大精深，正等待着有志的学人去开掘；它所保留着和蕴藏着的一些文化遗迹和丰富信息，也许正是解决主流文化中的那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的钥匙哩。

有鉴于此，我们很想组织和编辑这一套《中华民俗文丛》，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系统地整理和正确地阐发发生和繁衍、劳作和创造于中国大地上的各民族老百姓中间蕴藏着的民间一民俗文化和乡土文化。这个设想如果能够实现，作为民俗文化学这一个新学科的基础性的丛书，我们期望通过它的编撰出版，来弥补中国文化建设和国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并向新一代的中国人展示自己民族的源远流长、色彩缤纷的民俗文化传统，增强读者的爱家爱国之心和民族的向心力。

我们的设想是：

第一，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着眼于知识的积累和正确地阐发，在正确阐发的基础上求新求深，从而扎实实地为推进学科的建设做点事情，哪怕仅仅是资料的系统化也好。

第二，希望选题小些，以小见大，作者们在自己的选题范围内，尽其可能地融汇当代田野调查的实证材料（亲历的和间接的）和典籍材料，从丰富而翔实的材料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力戒那种令人生厌的玄学空论学风。

第三，希望行文尽量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通过生动鲜明、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一个个神奇而陌生的世界展现给读者。也希望作者们搜集并选择一定数量的珍贵图片，充分发挥图片在民俗文化图书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出版事业开始走向市场同时也经受着市场考验的时刻，我们打算主编这套丛书的设想，得到了学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也得到了文化学界、民俗学界、民族学界、考古学

界、艺术史界许多朋友的积极响应。这给了我们信心和力量。我们愿意把这套书编出特色，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建设做一份贡献。

1994年1月于北京

引言

引言

湘沅荆楚之地，满山遍野生长着一种黄茅草，平民百姓将它墁在房顶上遮阳挡雨。大概是由于土家族对于头顶上的覆盖之物过于崇拜的缘故，便用巫术的力量把茅草抛在最最尊敬的太阳头上，作为太阳的救命恩人，然后再由太阳神把这个贱而又贱的茅草折射到人间，生出许许多多的巫术来。

春耕时节，江南广袤的山冈上开满了灿烂如血的杜鹃花。以物候为宜的古代先民，对它情有独钟。彝族的先祖把杜鹃花视为英雄始祖的鲜血，于是便有了杜鹃花的巫术神力。杜鹃花，作为美的颂歌、生命历程的图像、启迪生殖的文化符号，享有了独特的地位。

高大挺拔而又生长经年的枫香树，被许多民族赋予了巫术的力量，认为是村寨的风水树和保寨树，在苗族同胞的心目中，枫香树则是繁衍万物的根本和繁衍人类的始祖。

种种物象和观念，都被古代先民们赋予了巫术的神力！

在人类的宗教信仰中，巫术信仰是个最为特殊的怪物。论资格，它最古老，却始终“长”不大。后它而起的道、佛、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不仅跨越了国界，而且具有了庞大势力。而它却

始终守在相对狭小的一块天地里。甚或，人们连是否给它戴上“宗教”这顶帽子，也很有些犹豫，很有些不情愿。巫术似乎是端不上桌的不能见客的下等菜。要说社会共性，巫术宏大广博、无孔不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肩。巫术分布得非常广泛：黑黄红白各类人种，没有谁敢说没有经历过巫术时代；东西南北各个地区，只要有人在，就没有哪一处没有繁生过巫术。也许是因为巫术祭祀的神祇太过复杂，加上这些神祇又太有民族个性、太有地方特色，所谓“非族不共神，非宗不享祭”，巫术自己制造的这个排它性，倒把自己排挤到了迈不开步子的死角，因此，可以说巫术又最没有共性。这就难怪它很难被人共识、很难被人承认、很难“长”大了。正是因为这个复杂的原因，巫术的面目向来就很模糊。仅从其名称上来说，名其曰巫，这只是古来留下的字面称呼，在现实生活中，“巫”的叫法则千差万别。彝族叫毕摩；土家族叫梯玛；苗族叫巴代雄；满族叫萨满；纳西族叫东巴……。即使一个民族之中，也有多种多样的叫法，如土家族的“巫”，有叫梯玛的、有叫流乐的、有叫端公的、有叫杠仙娘的、有叫土老司的等等。而绝少有自己把自己叫作“巫”的，它绝没有“道”叫道士、“佛”叫和尚、“天主”叫信徒那样清楚，那样可以共通。加上那千差万别的存在形式，应该可以原谅，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逐个钻进去把它弄个一清二楚。那么，是否就此却步，让它就这样给人一个模糊形象呢？我想，既然很难逐个儿钻进去探究清楚它的口鼻耳目，可否站在大文化的“飞碟”之上，鸟瞰它的存在形式的大模样呢？居高而察，视野宏扩。其实，巫术的面目，还是比较清晰的。从巫术的信仰观念来讲，一言可以蔽之，就是“万物有灵”；从巫术的信仰内容来讲，无非是对自然神和祖先神的崇拜；从巫术的祭祀目的来讲，可以概括为祈禳纳吉。如果说得具体一点，即延长生命（人生个体），延续生命（人类群

体)。巫术形态虽众,却无出此道。关于巫术的存在形式,笔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将以巫术的太极图像为题对之进行探讨。

类分巫术,一般可以分为以驱邪为主要目的的黑巫术和以纳吉为主要目的的白巫术。以纳吉为主要目的的白巫术中,求殖(生殖)巫术占的份量最重,所居的位置最为核心。为了强调它的特别的位置和特殊的份量,正如民间叫黑巫术为做黑事,叫白巫术为做白事一样,民间则把它叫做做花事。这便是本书命题“花巫术”的来源。花巫术的相关目的是人类求殖,花巫术的相关物象是花草树木。本书便是以花巫术这一相关物象——花草树木来破释古人留下的花巫术的千古密码。这个密码既然是千古积淀下来的,也就不可能是突兀的发端,它应该有一个传承不断的过程。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开源之本,其间有那么多以男女之事(求殖)为内容的诗歌,这些男女之事又几乎都与花草树木有关。于是本书从现存的花巫术这个码头起航,扬帆直驶《诗经》,企望疏通花巫术的千古淤道,把口耳传承的花巫术和墨写的古文字记载的花巫术自然地融贯一气,这便是本书破释花巫术之谜的主要手段。屈赋也和《诗经》一样。我以为屈赋既“得益于楚俗祠祭之歌”,作为楚俗祠祭之歌,它不比《诗经》见晚,此其一;屈赋也多男女之事,且这些男女之事也同样与花草树木相关,我便如追寻《诗经》一样地去穷源屈赋。更何况我以为屈赋的不少篇章本身便是较忠实地记录下来的巫经,因此,对它的兴趣更浓,可惜囿于篇幅,不能放笔展开论述。

目 录

《中华民俗文丛》总序	刘锡诚(1)
引言	(1)
第一章 花巫术命题	(1)
第一节 花巫术的表面构成	(1)
第二节 巫术构成的太极图像	(5)
一、屋梁太极图	(7)
二、只许买马 不许盖瓦	(8)
三、梁木·神树·上梁辞	(10)
四、红进黑出与一朵莲花	(25)
第三节 一朵莲花与太极鱼	(29)
一、一朵莲花	(29)
二、太极鱼	(30)
三、半坡鱼	(36)
第四节 太极眼与巫眼	(47)
一、白巫术与黑巫术	(47)
二、临界曲线	(48)
三、太极眼与巫眼	(48)
第二章 采草杂谈	(50)
第一节 通天之草	(50)
一、有恩于太阳的竹叶草	(50)

二、有恩于人的眉毛草.....	(52)
三、盘藤盘菜盘葱.....	(55)
四、孔圣人也未知其详的白茅.....	(58)
第二节 草在婚礼中的巫术意义	(63)
一、“换种入族”的婚姻观.....	(64)
二、神鬼莫属的中介域.....	(70)
第三节 桑林之社的结情之草	(81)
一、苗族挑葱会.....	(82)
二、摘果采籽采桑节.....	(92)
第四节 “采草”辨	(95)
一、中春之月令会男女.....	(96)
二、“采草”的象征意义	(104)
第三章 “摘薪”之谜	(119)
第一节 “摘薪”为香.....	(119)
一、取枫香树做香料	(121)
二、烧檀香木做柴香	(125)
三、“东巴”柏木烟	(126)
第二节 “插柴”之祭.....	(128)
一、青城山“插柴”	(128)
二、摘薪为神	(129)
三、插柴祓邪	(130)
第三节 摘薪招魂.....	(132)
一、松桃苗族招魂术	(133)
二、彝族“祖灵”	(133)
第四节 《诗经》摘薪诗解.....	(134)
一、《旱麓》	(134)

二、《樛木》	(137)
三、《汝坟》	(138)
四、关于伐薪	(141)
第四章 花人合一	(148)
第一节 巫祀“请七姑娘”.....	(148)
一、请神	(149)
二、下阴	(150)
三、出十二门	(155)
四、走十二街	(157)
五、过十二桥	(159)
六、拗花山盘花	(161)
七、送仙还阳	(165)
第二节 《摽有梅》与《桃夭》.....	(168)
一、《诗经·召南·摽有梅》	(168)
二、《诗经·周南·桃夭》	(171)
第三节 拗花地界.....	(173)
一、采天花	(173)
二、拗花地界	(174)
三、拗花手	(178)
第五章 屈原好花之谜	(195)
第一节 歌桔、拜桔、桔过年和《桔颂》.....	(195)
第二节 屈赋与土巫淫祀.....	(202)